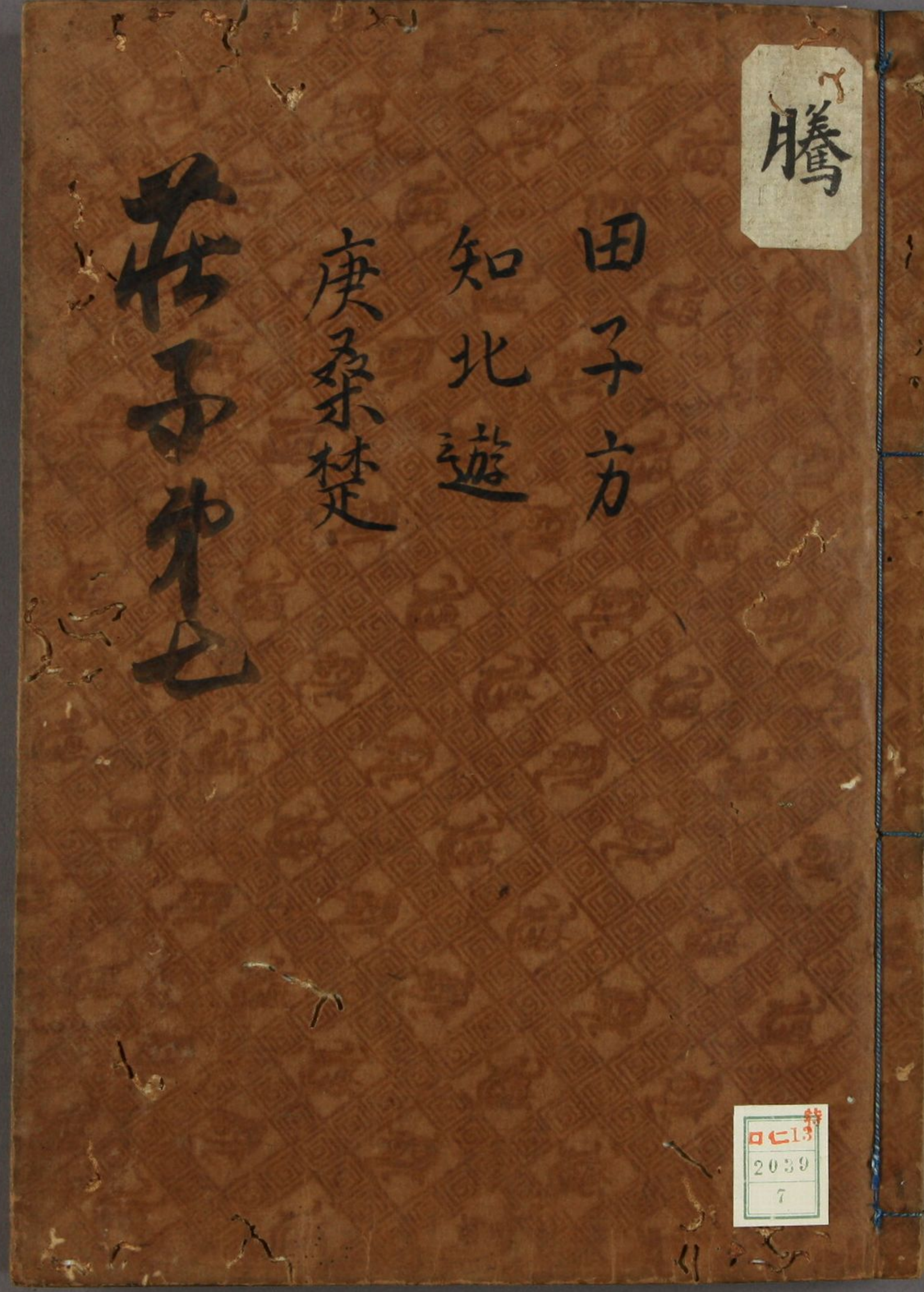




莊子卷之

庚桑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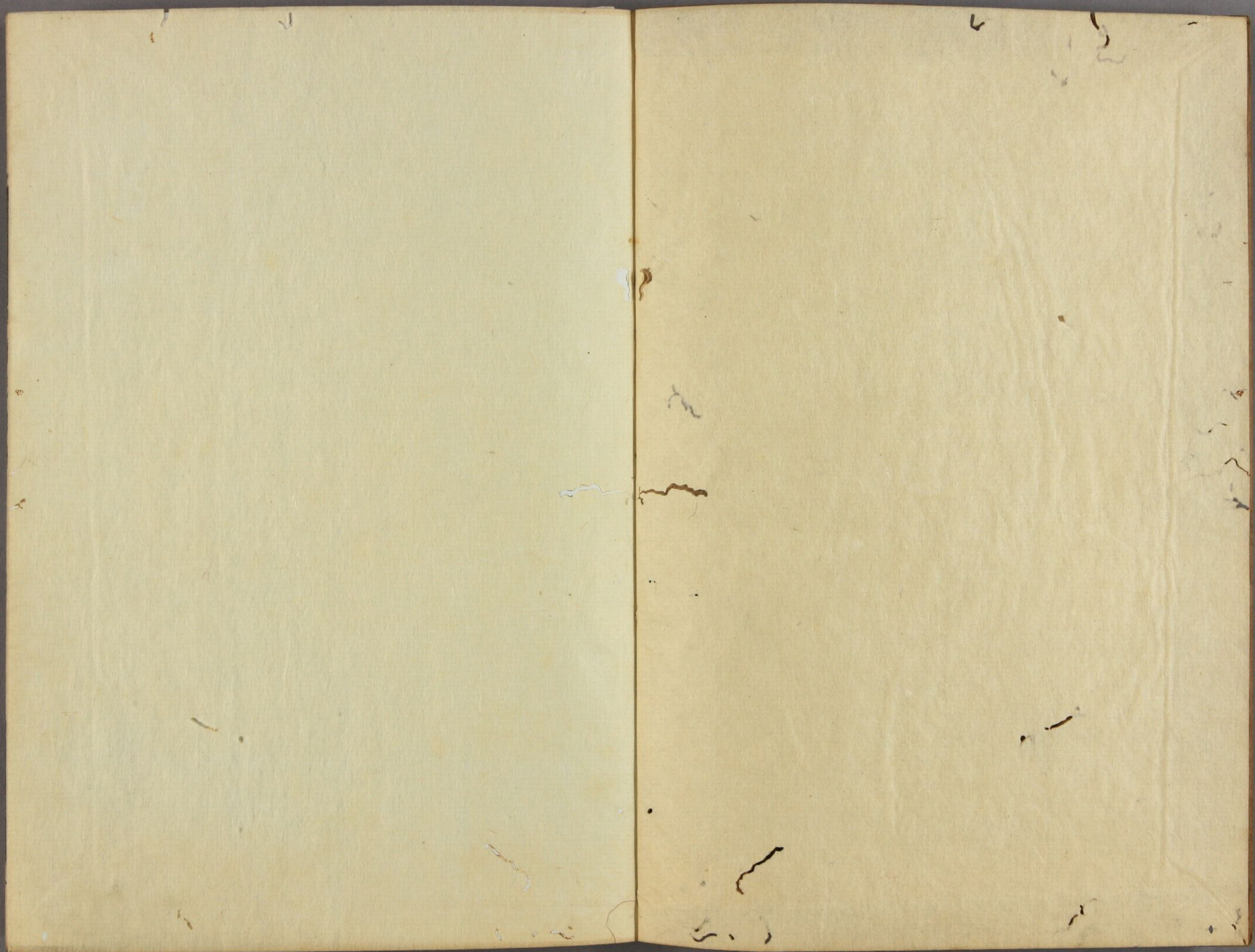
知北遊

田子方

騰

口仁13
2039
7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七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無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虚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谿

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釋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

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

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入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踏乎前而不知

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立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

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踏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比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瞠直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方可數也。日旣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

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
也有目有趾群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
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
入則亡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
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
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
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盡不
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做也做於物而行不容其
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

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
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
非命而日用之間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
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
已也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
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也汝但見
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
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
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
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璧之

屋也詩云中唐有覽唐肆今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劍之意也忘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瞠若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

而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後依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顏子身上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服吾吾字不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熟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去聲曰其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必亦反卷焉而不能言

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
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
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
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
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
之宗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晞髮也熱然疑定而立
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掘兀兀然也遺物遺外
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超立乎一世之
表也物之初者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

口不欲言故曰困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
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
其焚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爲文也肅肅嚴冷
之意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
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
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
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
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爲之紀者造化也一晦一
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
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日日如

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有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為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爲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言不是這箇孰爲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墜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至美至樂讚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藪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爲豈

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况得喪禍福乎介芥蒂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墜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間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爲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爲道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汔也無爲而中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佗人孰能免此說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

非也。汔取也。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醋甕中之蟻蠓也。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

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王也。玦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

知道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爲而爲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欲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僮僮猶瀟灑也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略不住也槃礴箕踞之狀羸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

色而顛乘馭焉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佗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群長官者不成
德鯁音庚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群則尚同
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鯁斛不敢入於四境
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
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
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常釣
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皆是好處無天
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其蹄只一隻朱也先
君王也言所夢乃文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
易法度也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
之間獨言一事故曰偏令壤植散群言不立朋
黨也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
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鯁即
庚也外國之鯁斛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

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令者朝聞
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猶
書曰暨厥終罔顯也且屬之大夫古本作夫夫
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
皇文曰御史大夫蓋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又
豈可譏刺乎

列御寇爲去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
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
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
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
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可以
置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

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皆逡巡者。面向高山而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怵然而怵。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

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怵目怵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內。有自養之意也。

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
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
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句發得精神躊躇四
顧者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
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_レ人不得濫
盜人不得刻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
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
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
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濫非
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刻非凶威所能屈也
伏戲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也石
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
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爲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
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已者既塞天地推以化
人用之無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削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箇話頭謂道之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歉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歉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莊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

符公反又音之立而紛又符紛反

之立而

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闌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

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爲謂自然者也。狂者猖狂也，屈者掘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字，便與逍遙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粧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閹梨也。夾山語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爲謂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音紀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

仁義禮皆爲有迹有迹則於道墮矣莊子以禮爲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也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僞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黜聰明墮肢體此爲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之時能無爲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爲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收歛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爲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文法若侘人則曰唯大

人則易之矣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爲枝爲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

此意碩果不食剥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
矣種之再生非死爲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
皆然孰知其所以爲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爲
之者也氣之聚散爲生爲死人皆知之若知死
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爲待者死生爲一也
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
花卉之方盛則以爲神奇落而在地則爲臭腐
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
復化爲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爲臭腐
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

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爲分別故曰聖人故
貴一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
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
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
之奚故不迨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
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迨也以其知
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

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鳧短

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爲也無爲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矣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爲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翻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

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豪爲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豪之體則無秋豪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也沉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月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

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者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此一段又選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正汝形

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
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
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
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汝
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無
知而直視之貌犢之初生未嘗不視如何嘗有
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
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
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
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

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
媒晦晦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
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寥壤之間有此人物
故曰無心而不可與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主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䟽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撝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䟽瀹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撝擊屏去之也窅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者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本於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

同故欲其捨也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音旁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大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

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音陰

意與意同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
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爲已能而
不必出於汝之知惠其所以知惠者造物也故
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
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
也終則復始純亦不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
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
於有心只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
應物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爲萬物

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
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
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
指名也有人其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
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爲人將反於宗宗者
萬物之初也暗醺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
所不順則爲疣爲贅造物之氣生而爲人則亦
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
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剥人身便是釋氏所謂
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大藏經中許多談話

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
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
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茲有理人倫雖難去聲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
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
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潒然莫不
入焉

果茲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
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

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
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壽夭之為悲喜
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
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
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
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
順今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調和
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
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忽然而須臾之
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

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此即往者
屈也來者伸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
殁墮其天養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
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
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爲悲哀愚惑也殁
藏弓之物也養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
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殁而墮其養矣墮落
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

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
真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
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
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
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
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
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

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今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一層話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綈綈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在

礫熾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狶者以足躡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況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狶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兄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況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汝若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忘已見而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調間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間皆形容無爲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與矣字

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願足矣
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
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之地上下
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
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徨焉闕入於大知之
中而不知其所窮極矣彷徨倘佯也焉闕虛曠
也大知至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
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
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

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
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
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際則
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
於無極窮而至無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而得
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
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
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寄處衰盛
衰也殺際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

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矧荷井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九闔戶晝瞑矧荷甘日中麥反處野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堀予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麥開也推開其戶而入暴然放杖之聲也天知予以天呼老龍吉也予夫在則有啓發予之六言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謂老龍吉死而無言矣弇姓也堀名也因予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爲此言况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

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步之又少可知矣佛經
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之道本無聲形不可視
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
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
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爲無不
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爲此言亦未爲知
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
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

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
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
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
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
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
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
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
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
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
貴賤約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
也外與道爲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
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
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
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
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
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

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
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
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
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
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
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
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

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也內爲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爲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爲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爲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它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鉤帶也大馬六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況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吾未有天地之間。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

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
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
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
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
言句死生之所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
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
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
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
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
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

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
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
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
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
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
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求多必與之莫多狶韋
氏之園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

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
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
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內不化故
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闢
則爲內化與物相糲相刃而見役於內則爲外
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
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
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
相靡言相磨也靡與糲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
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
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狶韋
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
道故至於以是非相整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
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爲整故曰相整以狶韋而
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囿圃官室者
謂其以此爲窠臼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
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心無

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爲無不爲不物乃物物之意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々然而樂興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臯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

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智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

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疏云役爲人稱
古人事師供其
驅使不禪難危
故稱役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
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無幾其聖人
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
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
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若
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
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
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
分明之意挈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鞅掌猶
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也
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尸祝社稷只是敬祀
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
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
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

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
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詭於猖狂與百姓爲
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
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
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
之如擇氏言我脩行無力爲鬼神覲破是也不
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
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麋狐
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害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卮。普回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

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鱖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瀆。狐雖小，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亦吞也。介獨也。碭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遯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爲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

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則民必爭以智爲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爲生甚苦也。坏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爲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曾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

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
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
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
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
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
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
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
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謙言非果
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蠶蠅豆中大蟲也越雞小
魯鷄六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咬大蟲小雞不

能覆大郊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
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越羸糧擔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
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
之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
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
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
宋愚曰知乎反悲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
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
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

見若肩隄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越方獵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曾中正闢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顛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爲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

也見汝肩隄已知汝爲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蹇淺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然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惘也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轡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捷內轡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外內轡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
有好有惡其中自感故十日自慙孰哉孰與熟
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意也纔有
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韁以皮束
物也撻閉門之牡也二者皆執提斂束之喻應
物於外欲自檢扼則繁多而不可執提外既不
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撻心中之擾
擾欲自檢扼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提內既不
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
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

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況欲行
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
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
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
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
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
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儻然乎能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嗟不嗟和之至
也終日握而手不撓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

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
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
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
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
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
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
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
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

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翛然無所累之貌侗
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之心也嗥
哭也嗑喉也嗶聲乾也赤子嗥啼而聲不乾無
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攪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
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
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
曠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
爲偏矣曠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君不知所爲即
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
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此則可以

為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趺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

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着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撓相觸也為恠為異也不為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為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趺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

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入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

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字會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

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爲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

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爲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曾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

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爲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耻過作非者也更換也耻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爲

失業不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以此數語入之吾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

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已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跋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

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其莫憚于志鎮錙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

害莫憊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鎮鄒故曰兵莫憊
于志鎮鄒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
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爲害故曰非陰陽賊
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
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
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
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

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
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能天
遂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
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即此是也無是
無非則此心常生孰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爲死
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
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家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

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字四方上下也道無

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字即鸞飛于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載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

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
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爲反言歸真也以生爲
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
以分也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
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
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
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
譬如公族分而爲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
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
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

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
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
妙處

有生黜也

反於威

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黜黷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
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嗜噫
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
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
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

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爲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臠者之有臠

音臠反

古來

可散而不可散也

臠祭也臠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旅鼎俎矣譬猶人之

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胾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臠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智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爲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所知之智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爲名乎孰爲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一已之師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曰因以爲已質使人以爲已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

故曰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智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徹通也蜩與鶯鳩皆同譏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通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蹊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踉蹌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踉蹌之足則嫗詡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詡亦無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智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爲質也辟音屏除也踉蹌之喻爲下面禮義智仁

信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邊曾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塞志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智也能才能也塞道障

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曾中不爲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各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偽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

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兄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

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俚乎人能自晦於人也俚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搃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齒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

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援救反畫外非譽也晉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

基抱樹而啼即北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爲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爲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侈捨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爲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且春之人也彼爲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着之喻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孰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賣貨但知爲己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此可知不餽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敬我乎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是不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

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長遠寺



